浅论李煜词中“梦”意象

盘州二中 语文组 付贵沙

摘要**：**李煜现存的30多首词作中，“梦”这个意象频繁出现，梦是李煜内心情感的寄托。笔者通过对“梦”这个意象的分析走进李煜的内心世界。梦文化在中国有悠远的历史，佛家和道家都在其著作中提到过梦。

李煜的梦大致可以分为：1、男欢女爱与离愁别绪的春梦。2、思念故国的残梦。3、人生无常的虚无之梦。李煜在其词作中常有“人生如梦”的感慨，这和李煜人生中的种种挫折有很大关系，李煜自身独信佛教，这一思想也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在现实和佛教的双重影响之下，李煜才会有“人生如梦”之感。

“梦”这一意象在李煜词中出现了约16次，这一意象增加了李煜词的深度和厚度。李煜开拓了词的题材，使词的地位得以提高，李煜在中国词史上有着无可取代的地位。

关键词：李煜； “梦”意象； 故国

引言

“梦”文化在中国有很悠远的历史，中国佛家和道家都提到过梦，佛、道两家对“梦”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作为传统文化中的“梦”历来都是文人喜爱的对象，在众多诗词歌赋中我们不难发现“梦”的影子。在五代词人中，就有这么一位把“梦”意象运用得很好的人，那就是摆脱了花间词，开拓了新词风的李煜。

本文内容主要涉及李煜词中“梦”这一意象，“梦”这一意象在李煜词中占了一半词作，“梦”这一意象的出现增加了李煜词作中的深度和厚度，也让李煜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了一定的地位。要想很好的解读李煜，就必须要了解李煜词作中“梦”这一意象。在李煜词作中通过“梦”这一意象我们可以看到最真实的李煜，可以感受到他最真实的情感。虽然已经有不少前人对李煜的词作进行了研究，其中不乏一些文学大家。在研究李煜的思想和社会现实、审美艺术以及李煜历史文献还原方面，研究成绩是巨大的。可在单一具体研究李煜词作中“梦”这一意象方面，文学界还处于一种试探状态。从“梦”这一意象出发，去了解李煜，走进李煜的内心体会他的情感。本文的论题就从“梦”这一意象出发，去探析“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意义和地位、李煜词作中“梦”的分类以及李煜“人生如梦”这一思想所形成的原因。通过对李煜词作中“梦”这一意象的具体分析，可以对李煜的词作有一个更加深刻的了解，更能够走进词人内心，所以去探析李煜词作中“梦”这一意象是很有必要的。

一、“梦”的文化解析

据不完全统计“梦”字在《全宋词》中共出现了3993次[[1]](#footnote-0)，甚至可以说宋代的每一位词人的词作中或多或少都会出现“梦”这个意象。如宋代词人李清照就有“仿佛梦魂归帝所。问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渔家傲》）[[2]](#footnote-1)P53，李璟就写到“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摊破浣溪沙》）[[3]](#footnote-2)P451，晏几道“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临江仙》）[[4]](#footnote-3)P13“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5]](#footnote-4)P14（《鹧鸪天》）等等。纵观中国词史，用了“梦”这个意象的词作多不胜数，而这个意象也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多少经典的词作，那么“梦”这个意象为什么会在文学作品中大规模、高频率的出现。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梦的认识是脱离不了关系的。

**（一）“梦”与道家的美学阐释**

在道家的学说中，认为梦是道展示其自身奥妙的一个通道。通过梦境，人类可以冲破一切现实生命的局限，能够领悟到人生与宇宙的真相。《庄子.齐物论》是第一次将梦从哲学的高度提出来的：“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6]](#footnote-5)P26

《淮南子》亦云：“譬若梦为鸟而飞于天，梦为鱼儿设于渊。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觉而后知其梦也。今将有大觉，然后知今此之为大梦也。”[[7]](#footnote-6)P47

《庄子》、《淮南子》用诡谲的语言描绘了梦的魔幻色彩。梦就像一个魔术师一样，能够使我们处在一种奇幻的世界里，导致无法看清楚事情的真相。当在梦中时，不知道自身是在梦中，还在梦中以占卜的形式来问自己梦的吉凶。梦遮蔽了人，使人无法看到生命的本真。原始道家认为因为人有清醒的时候，所以能够判断梦境。人们将睡眠时的精神活动称之为梦，将梦醒之后的生存状态称之为觉醒。但如果我们把人生看作一场梦境，又或者我们处于不清醒的情况下或者是梦中之梦又如何来判断自己是不是在梦中呢？原始道家认为只有特别清醒的人才会知道人生是一场大梦，而愚昧无知的人，自认为很清醒，表现出洞察一切的样子，他们不过是见识浅陋罢了。

除此之外，《庄子》还对梦的主体进行了相应的探讨，“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8]](#footnote-7)P28庄周梦见自己变为蝴蝶，为适合自己的心意而感到身心愉快，竟忘记了自己是庄周的事实，等到清醒的时候竟不知是自己梦见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当然从庄周的视角来看，应为庄周梦为蝴蝶，但从蝴蝶的着眼点来看，说是蝴蝶梦为庄周又未尝不可。至于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只是所站的角度不同而已。

**（二）“梦”与佛家的美学阐释**

佛教认为人之所以做梦是有很多原因的，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做的梦，梦都会折射出一定的现实，都会向做梦者反映一定的情况，也许是反映自身疾病，也许是反映未来或者是过去，乃至于会反映一定的吉凶等等。认为梦会向人显示其自身一定的身体状况以及人在这一时期的心理状态，同时梦还有一定的预见能力，人可以通过梦境来占卜现实中自己的吉凶，以此来躲避灾祸。佛教还认为，梦境与一个人的修行也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在现实中难以察觉的烦恼，会在梦中浮现，在现实中难以解决的难题，会在梦中找到答案。在梦中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在梦中我们可以净化自己的心灵，判断自己的修行，佛家认为梦境是判断一个人修行最直观的方法，同时梦境也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成佛的标准。

佛教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一个“苦”字，因此，原始佛教的理论，首先就建立在“四谛”的基础之上，而四谛中排在第一的就是苦谛，苦谛是对社会人生及自然环境所做的价值判断，认为世俗间一切本质都是苦的。唯有涅槃才能够帮助脱离苦海，人也才能得以解脱。除此之外，佛教还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因缘而起的假象、幻影、都是空的，认为世间万物均无实体，由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和合而灭。人生之所以苦，源于自身内心的渴爱，这是造就了一切欲望的根本，是形成无法满足的欲望。人类不满的来源。只有放下才能够得以解脱，正如《金刚经》中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9]](#footnote-8)P111在佛家看来，世间万物都犹如梦境一般无实、幻术一样虚假、泡沫一般短暂、镜中映影像一样虚无。没有什么好值得执着眷恋的，人世间的所谓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不必对这些东西太过于执着。也不必为了现实世界而有所烦恼，人生就犹如梦境一般，在梦中自觉一切都是真的，可是当梦醒之后才发现不过是黄粱一梦而已。

佛家和道家对梦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在梦这一问题上，佛道两家都认为人生不过就是一场大梦而已，不管是人生之中的痛苦或者快乐，或者是生命中所谓的名利富贵都终将会成为过去，这些东西本就是身外之物，当我们离开人世的时候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也都只是虚物而已。我们何必对这些东西太过在意，当我们真正清醒的时候会发现这一切不过是过眼云烟，人生也不过就是一场梦境。

二 、 李煜词中“梦”意象类型

梦为李煜提供了特殊的场所，在梦中李煜可以做回真正的自己。在这里李煜可以自由的抒发自己对故国的思念，对故国灭亡的悔恨之情，在这里他可以闲庭信步，可以侃侃而谈，可以悠然自得，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李煜可以尽情的释放自己内心的感情，可以毫无顾忌的把内心的情感抒发出来，正因为梦境的这一种魅力，才使得李煜对“梦”意象有了一种特殊的偏爱。从李煜含有“梦”意象的词作来看，李煜词中“梦”这一意象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分别为1、男欢女爱和离愁别绪的春梦2、思念故国的残梦3、人生无常的虚无之梦。

**（一）男欢女爱和离愁别绪的春梦**

李煜的词作被学者分为三个不同时期，分别为前期、中期、后期，而男欢女爱和离愁别绪的春梦就集中在词人前期的作品中。在李煜人生的前期生活对他是很优待的，作为一代帝王，李煜心中并没有成为一代贤君的雄心壮志，一心只想过饱读诗书、浪漫风流的文士生活。这个时候的李煜有一位与自己性情相投的妻子娥皇，李煜和娥皇不仅是生活上的知己，还是艺术上的知音。这时的李煜每天锦衣玉食，在宫廷中丝竹管乐不断，又有娇妻相伴，纵然后来娥皇去世，但娥皇的妹妹小周后马上又填补了李煜在情感上面的空白，纵然对大周后有所思念，但这也只是李煜美满生活的一点点瑕疵而已。他依靠着中主留下来的江山，依旧过着他歌舞升平的日子，尽管知道国即将不成国，可李煜仍然抓住这最后的时光来尽情享乐，这个时候李煜的梦多是美好的，虽然偶有思念之梦，但也仅仅是伤情感伤之作罢了。如“可奈情怀，欲睡朦胧入梦来。”（《采桑子.庭前春逐红英尽》）[[10]](#footnote-9)P9，“雁来音讯无凭，路遥归梦难成”（《清平乐.别来春半》）[[11]](#footnote-10)P42，“梦回芳草思依依，天远雁声稀”（《喜迁莺.晓月坠，宿云微》）[[12]](#footnote-11)p18，这些词作都表现了李煜的相思之情和怀念之情。这些词作只是李煜抒发自己美好生活中男欢女爱、离愁别绪罢了。

**（二）思念故国的残梦**

这个时期的李煜国已亡，家已毁，虽然亡国是早就注定的事实，可当亡国真正来临的时候，李煜内心还是充满着悔恨和对故国深深的眷恋之情，这个时期的李煜国不成国，家不成家，爱情也随之消失，自己沦为了阶下囚，过着屈辱的囚徒生活，昔日美好的生活都成为了回忆，记忆愈深刻，悔恨就深痛。作为囚徒的李煜，只能选择整日对着宫墙默默的回忆过往，终日以泪忏悔。逃避和忍让并没有让他摆脱俘虏的命运。原本他只想偏安在江南一隅，可不管他再怎么躲避，南唐还是亡了，他还是失去了一切，失去了国家，失去了自由，失去了文艺的生活，失去了自己的自尊。在现实的生活中，李煜不能够回归故国，不能够回到以前的生活，这个时候的他只能把对故国的思念和对以前生活的怀念寄托在梦中，只有在梦中他才能够重温当初奢华享乐的生活，但梦毕竟只是梦，当梦醒之后他面对的仍旧是亡国，仍旧是家破，这个时候的他更加悔恨，内心更加的悲伤，他词作中的情感也由此转为了悔恨之情，虽然这个时期李煜的词作还仅仅是抒发个人的思乡之痛，亡国之恨。但是在这一时期的词作中已经开始反映生活，现实感得到增强。李煜的词作也不再像前期一样只关注于男欢女爱和自己的离愁别绪。

这一时期，现实与梦境之间的反差使李煜的内心更加的落寞，他的词作也附上了一层浓重的落寞气息。李煜重新赋予了“梦”这个意象新的意义。如“闲梦远，南国正芳春。”（《忆江南》）[[13]](#footnote-12)P61，“闲梦远，南国正清秋。”（《忆江南.》）[[14]](#footnote-13)P62，“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浪淘沙.帘外雨潺潺》）[[15]](#footnote-14)P70等等。从这些词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词人梦境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反差，也正因为这一种反差增强了李煜情感的爆发，也使得李煜词作中“梦”这一意象得意义更加的深远，意味也更加的浓郁。

**（三）人生无常的虚无之梦**

作为一代帝王的李煜，并没有建功立业，而是在文学方面留下来许多宝贵的财富。亡国之后的李煜不能够归隐，只能活在日渐愈深的悔恨之中，在经过这么多的挫折后，李煜已经明白以前的生活已经成为了过去，就算自己再怎么怀念和悔恨都改变不了亡国的事实，也改变不了自己囚徒的身份，这种时刻萦绕在心头难以排遣的往事增加了李煜内心的苦闷，李煜本身信佛，于是他就形成了一种消极的人生体验，产生了人生如梦，世事无常的的领悟与悲慨。

李煜对人生的感悟，更加让他认清了现实，追忆往事，发现它们已然成为一场浮梦，而梦中那些轻快的情绪都变成了无形的压力，一次次加重了内心的苦楚。纵观自己一生的经历，他感觉犹如一场五彩斑斓的梦境一般，他也明白了过去的一切都是虚幻的，都是制造出来的假象。李煜对人生的感悟在其词作中都得以体现，如：“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16]](#footnote-15)P66，“世事漫随流水，算来浮生一梦。（《乌夜啼.昨夜风兼雨》）[[17]](#footnote-16)P75等等。另外，在他后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词作虽然不是写梦的，但我们却能从中读出他在梦醒之后的惆怅与哀伤。如：“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18]](#footnote-17)P68从表面看这是一首惜花词，实质则是李煜表达自己对人生命运看法的咏叹词。词人从春花的凋零感慨时光无情的流逝，道出了生命易逝的感慨。李煜向我们昭示了一种超越自身亡国命运被泛化了的人类情感，具有人生的普遍意义，也正因为如此，李煜的词作才会超越花间词派，才会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三、李煜“人生如梦”思想的渊源

**（一）“人生如梦”思想的现实渊源**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说到在李煜现存的30多首词作中，有大约一半以上的词作都写到了“梦”这一意象。在众多意象中李煜为何独独偏爱“梦”这一意象呢？这就不得不从李煜的身世以及他人生的变故说起。

李煜是中主李璟的第六个儿子，按中国古代的继承制看李煜并没有继位的可能性。李煜的长兄太子燕王李弘翼是一个极为有野心的人，为人刚毅果断，善于权谋。但李弘翼的性格却不被中主李璟所喜爱，李璟在即位之初便表示王位要兄终弟及，并且立他的弟弟李景遂为皇太弟，这引起了太子李弘翼的强烈不满，在公元959年八月，太子李弘翼鸠杀叔父李景遂。李煜从小就深得父亲李璟的喜爱，在加上李煜出生时有异象，怎能不被生性多疑的长兄猜忌。李弘翼在世时，李煜为了躲避兄长对自己的猜忌，为了自己能够在这种风口浪尖上存活下来，李煜采取了躲避的策略，他表示自己意不在王位，一心只想过浪漫的文人生活。尽管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意向，可为了不被兄长猜忌，李煜只能过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南唐中主保大十三年（954），这时李煜十八岁，与比自己打一岁的周娥皇结为夫妻。娥皇精通音律，能歌善舞，尤其善于弹奏琵琶。由于共同的兴趣爱好，娥皇和后主恩爱有加，相敬如宾。李煜曾为娥皇创作过多首词作，以此来表达自己对娥皇的迷恋之情，娥皇亦时常弹奏李煜的词作，娥皇的多情多艺为李煜提供了许多创作的原动力。娥皇和李煜过着神仙眷侣一般的生活。可惜好景不长，在他们婚后第十年，娥皇了疾病，便将当时只有四岁的次子置于别院抚养，不想却意外夭折，随后不久娥皇也因病去世，面对着爱子与爱妻的相继离世，李煜的内心悲痛不已，李煜对次子与爱妻的思念以及内心的悲痛之情在他的诗作及文章都得到了体现。如：“浮生共憔悴，壮岁失婵娟。”《书灵筵手巾》[[19]](#footnote-18)P111，“未消心里恨，又失掌中身。”《挽词二首》[[20]](#footnote-19)P113，“我稽其美，尔杨其秘。程度余律。重新雅制。非子而谁，诚吾有美。今也则亡，永从遐逝。呜呼哀哉。”[[21]](#footnote-20)P154等等。

周娥皇死后，李煜立其妹为国后，史称小周后。在娥皇生病期间，小周后进宫探望，得以和李煜相遇，李煜见到小周后就犹如见到昔日的娥皇，对其格外倾心，小周后的年轻貌美，聪明伶俐深深吸引着李煜，李煜还写了《一斛珠》、《菩萨蛮》来表明自己对小周后的无限宠爱。小周后虽然貌美、伶俐，可她毕竟年轻，无法像大周后一样能与李煜心心相印，能够理解李煜的痛苦，这时的李煜就更加怀念当初那个能与自己心意相通的女子。南唐灭国之后，小周后被封为郑国夫人，时常被留在宫中，饱受宋太宗的侮辱。这时李煜的爱情算是彻底的破碎了，大周后的去世，以及面对着小周后被封为郑国夫人，受到宋太宗欺辱的无奈。使他内心更加怀念当初自己娇妻相伴的生活。爱情、婚姻的破碎，更加打击了李煜那颗敏感的内心，更加使他的内心痛苦无助，

李煜的一生原本不会有那么多的波折。可他却被命运选中，成为了南唐的国主，在李煜继位之际，南唐已经是风雨飘摇、苟延残喘，来自北宋强权的压力，使他感到屈辱和难以承受，李煜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在南唐苟且偷安，度过自己的一生。但北宋政权的步步紧逼，让他知道这一希望是多么的渺茫，因此他吟咏宴会，在宫闱中醉生梦死，以此来麻痹自己的内心。尽管他始终侍奉北宋，过得小心翼翼，无条件的接受来自北宋的挟制和压迫。但这种小心翼翼最后也没能保住南唐，他还是成为了亡国之君。

亡国之后，李煜被囚禁于汴京，每日过着屈辱和失去自由的生活，只能与高高的宫墙和无尽的寂寞相伴。他一心向往的生活最后都幻化成了泡影，自己成为了阶下囚，每天都要看人眼色，过得小心翼翼，他清楚的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李煜每日面对着自己的国恨，面对着来自宋太宗的羞辱，他的内心感到无比的悔恨和煎熬。面对着这样的生活，李煜内心就更加怀念以前的生活，可每怀念一次，内心的悔恨和煎熬就会加深一分，作为阶下囚的李煜，只能每日以泪洗面，只能在词作中抒发出自己内心的眷恋、不满、哀怨、悔恨之情。

李煜的一生都活在小心翼翼之中。在继位之前，李煜一面要想办法来消解兄长对自己的猜忌，一面又要摆脱宫廷内部的权利斗争，以此来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平安。继位之后，李煜得担当起君王的责任，承受着北宋政权对南唐的步步紧逼，这时的李煜只能在北宋政权的夹缝中生存，最后南唐的亡国和囚徒的身份彻底击垮了他，面对着自己爱情破碎，家国破灭的打击，李煜失去了活着的勇气。于是他不再掩饰自己忘不了故国，忘不了国仇家恨，不在逃避，不在掩饰，最后在他自己独有的斗争中死去。

**（三）“人生如梦”思想的佛教渊源**

江南自古就有信佛之风，到了南唐，崇尚佛教更是有增无减。马令在《南唐书》中写到：“域闻故老说南唐好释，而吴越亦然。南唐每建兰若。必均其土田，作为常住产。”[[22]](#footnote-21)P102陆游在《南唐书.浮屠契丹高丽列传》中也写到：“呜呼，南唐偏国短世，无大淫虐。徒以侵衰而亡，要其最可为后主鉴者，酷好浮屠也。”[[23]](#footnote-22)P400从这些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南唐对佛教的崇尚之情。当然，佛教的盛行与统治者的提倡有很大关系，南唐烈祖李昇、中主李璟都是崇佛之人，崇佛之风到了李煜更盛。李煜在位期间，倡型佛教是他的一项基本国策，他广度僧尼，崇修佛寺，甚至为了偏袒僧尼，一度视国法如无物。

李煜在位期间，他还在宫廷之中设置佛堂、道场，皇帝与妃嫔一起诵经礼佛，根据史料记载，后主与周后曾经在宫廷之中，戴着僧帽，穿着袈裟，每日诵读佛经。后主号“白莲居士”、“莲峰居士”，白莲和莲峰代指佛教的莲社和莲宗，从这两个号可以看出，后主自觉的以佛教信徒自居。甚至于在南唐灭亡之际，后主还把希望寄托在佛教之上，希望挽救这样的颓势。在亡国之后，在押解到汴京的途中和在汴京的囚徒生活中，后主都还在参礼佛经。

李煜的一生独信佛教，他希望从佛教中寻到心灵的慰藉，希望借助佛教来缓解现实的痛苦。佛教给予了李煜心灵的避难所，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李煜的创作。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之下，李煜有了“人生如梦”的思考，才会产生“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子夜歌》[[24]](#footnote-23)P75的优秀词句。

李煜词作中的这一思想，除了现实因素以及佛教因素之外，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庄子.齐物论》和《淮南子》中都提到“人生如梦”这一思想，作为一个饱读诗书的人，李煜在众多因素之下产生“人生如梦”的思想也是合情合理的。

李煜人生之中的变故使他在现实生活中充满了痛苦与无奈，亡国的事实更加让他内心感到无比的痛苦以及悔恨。李煜本身又信佛教，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之下他更明白了“人生如梦”的真谛，更能够从苦楚中学会自我解脱。李煜“人生如梦”思想除了在他的词作中有所体现，在其诗作以及文章中都能发现这一思想的痕迹。

结论

李煜把“梦”这个意象发挥到了极致，在他现存的30多首词作中，根据统计，一共有13首词写到了“梦”这一意象，“梦”这一意象出现的次数高达16次。如“梦回芳草思依依，天远雁声稀。”（《喜迁莺》）[[25]](#footnote-24)P18“落花狼藉酒阑珊，笙歌醉梦间。”（《阮郎归》）[[26]](#footnote-25)P5“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乌夜啼》）[[27]](#footnote-26)P75“梦里不知身是客，一响贪欢。”（《浪淘沙》）[[28]](#footnote-27)P77等等。从这些含有“梦”意象的词作中可以看到词人内心世界的变化，词人对人生的态度等等。而李煜为什么在众多意象中偏爱“梦”这个意象，选择用梦意象来来抒发内心的情感，这和李煜独特的身世、遭遇以及生平变故脱不开关系。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29]](#footnote-28)P9李煜特殊的成长环境使得他内心更加的细腻，更加能够观察到常人观察不到的事情。随着李煜人生的变化，他的词风也得到了相应的改变，也正是这些遭遇和人生的变故使得李煜的词作更具有深度和厚度，也让他在中国词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李煜“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30]](#footnote-29)P9李煜词最大的特点就是纯情，而李煜又常常借助“梦”这一意象来表达这种纯情，从对梦意象的分析中能够更加清楚直观的看到真正的李煜，而不是被社会现实所掩盖的李煜。从“梦”这一意象出发可以更加的接近词人，走进词人真正的内心世界，体会词人内心情感的变化。也正是他的这种纯情，让读者更能够感受到词人词作的美。

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昏庸无能的，但作为一代词人，李煜却是才华横溢的。尽管李煜流传下来的词作不是很多，但大多都是令人称赞的杰作。在对“梦”这一意象的运用上，李煜也是独具匠心的，他开拓了“梦”这一意象的意义和内涵。在“梦”这一意象中可以看到最真实的李煜，不管是男欢女爱的梦、亡国之恨的梦还是人生无常的梦。都是李煜对自己内心感受最真实的描写，也正因为这些描写李煜才能够打破花间词的禁锢，自成一派，也使词能够成为文人言怀述志的新诗体。

李煜以一颗真挚淳朴的心，让我们看到了他至真至纯的情感。他用赤子之心去吟咏万物，无论是人生得意时的奢华生活，还是失意时的寂寞哀伤，都是其费劲心血的咏唱，都注入了其全部感情。正是李煜艰难坎坷的命运，才成就了他在词史上的伟业，如果李煜没有遭受人生的大起大落，那么他也许只是那个一心过着文人生活，过着纸醉金迷的宫廷生活的皇子罢了。那他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感悟，也不会有那么丰富而强烈的情感，也不会写出这么感人的词作。他的梦，他的词作，使他被无数世人所铭记，也让他在文学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参考文献：

[1]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3-14,53

[2]庄子.《庄子》[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26-28

[3]刘文典撰.《淮南鸿烈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47

[4]田茂志注译.《金刚经》[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111

[5](南唐）李煜.《李煜集》[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5-154

[6](宋）马令.《南唐书》[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102

[7](宋）陆游.《南唐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400

[8]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9:9

[9]成松柳,耿蕊.李煜词梦意象探析[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24（2）：38-40

[10]边贤.李煜词中“梦”意象的深层意蕴[J].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23（1）：11-13

[11]陈军.李煜与李清照“梦”意象比较[J].求实，2006（4）：288-289

[12]徐文婷.论李煜词的“梦”意象[J].文教资料，2012（2）：9-10

[13]周莱.朦胧淡月云来去[J].现代语文，2009（10）：75-77

[14]彭昕.浅谈李煜对佛学的体悟[J].文艺生活，2011（2）：92-94

[15]李帅磊.浅析李煜词的审美意象[J].参花,2013（14）：48

[16]张云.试论李煜词中的佛教意识[J].现代交际，2010（9）：69-70

[17]陈立.赤子心，纯清梦[D].武汉:中南民族大学,2009

[18]高帆.唐宋梦词探析[D].江西：南昌大学，2007

1. 高帆.唐宋梦词探析[D].江西：南昌大学，2007 [↑](#footnote-ref-0)
2. 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 [↑](#footnote-ref-1)
3. 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 [↑](#footnote-ref-2)
4. 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 [↑](#footnote-ref-3)
5. 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 [↑](#footnote-ref-4)
6. 庄子.《庄子》.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9 [↑](#footnote-ref-5)
7. 刘文典撰.《淮南鸿烈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footnote-ref-6)
8. 庄子.《庄子》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9 [↑](#footnote-ref-7)
9. 田茂志注译.《金刚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5 [↑](#footnote-ref-8)
10. (南唐）李煜.《李煜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1 [↑](#footnote-ref-9)
11. (南唐）李煜.《李煜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1 [↑](#footnote-ref-10)
12. (南唐）李煜.《李煜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1 [↑](#footnote-ref-11)
13. (南唐）李煜.《李煜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1 [↑](#footnote-ref-12)
14. (南唐）李煜.《李煜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1 [↑](#footnote-ref-13)
15. (南唐）李煜.《李煜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1 [↑](#footnote-ref-14)
16. (南唐）李煜.《李煜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1 [↑](#footnote-ref-15)
17. (南唐）李煜.《李煜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1 [↑](#footnote-ref-16)
18. 《乌夜啼》选自《李煜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1 [↑](#footnote-ref-17)
19. (南唐）李煜.《李煜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1 [↑](#footnote-ref-18)
20. (南唐）李煜.《李煜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1 [↑](#footnote-ref-19)
21. (南唐）李煜.《李煜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1 [↑](#footnote-ref-20)
22. (宋）马令.《南唐书》.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 [↑](#footnote-ref-21)
23. (宋）陆游.《南唐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footnote-ref-22)
24. (南唐）李煜.《李煜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1 [↑](#footnote-ref-23)
25. (南唐）李煜.《李煜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1 [↑](#footnote-ref-24)
26. (南唐）李煜.《李煜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1 [↑](#footnote-ref-25)
27. (南唐）李煜.《李煜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1 [↑](#footnote-ref-26)
28. (南唐）李煜.《李煜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1 [↑](#footnote-ref-27)
29. 王国维.《人间词话》.北京:中华书局，2009 [↑](#footnote-ref-28)
30. 王国维.《人间词话》.北京:中华书局，2009 [↑](#footnote-ref-29)